

悼念恩师蒋华良先生

黄蔚

2022-12-24

昨天恩师蒋华良院士因病逝世，噩耗传来，我的内心如遭暴击，难以接受。至今不敢翻开与蒋老师的微信通讯，虽然都是工作上的交流，但害怕看到那些曾经的文字会再次泪奔。

2002年我跟随蒋老师攻读博士学位，到今年正好二十年。二十年来蒋老师不仅仅是我的学术导师，更是我的人生导师。蒋老师几乎不跟我们讲大道理，他只是践行如何做一个高尚的人、无私的人、古道热肠的人、为国为民的人。没有比言传身教、躬亲示范更好的教育，蒋老师的一言一行，如同播撒在我心里的种子，慢慢生根发芽。

2002年春，我参加药物所博士研究生面试，第一次见到蒋老师。面试时，我汇报硕士论文的工作，从化合物设计、虚拟筛选、化学合成到生物活性测试，洋洋洒洒讲了很多。一位面试老师问道：“这些工作都是你独立完成的吗？”我正在犹豫如何回答，蒋老师说：“你主要做合成的，应该重点介绍合成的工作。”蒋老师的一句话让我明白，在团队工作里一定要实事求是地讲清楚自己的贡献。

2005年毕业前夕，我开始准备发表第一篇文章，是一个小的工艺改进工作，拟投稿到Syn. Comm.（当年影响因子0.8）。蒋老师和带我实验的柳红老师并没有因为是一篇小文章而拖延，帮我认真细致地做了大量修改。文章接收后，蒋老师还鼓励我：“将来做更出色的工作发表。”

后来，我出国，蒋老师帮我写推荐信；在国外，蒋老师鼓励我努力工作早日回国；回国后，蒋老师又帮我协调实验室安置等各种问题。刚回到药物所，我急于建设实验室，购买仪器、招聘助手，蒋老师告诫我“欲速则不达”，做事一定要循序渐进，同时提醒我招人一定要“考察人品”，人品不好的不能要。

最近三年，我在国科大杭高院负责药学院的建设工作，常常遇到各种困难，蒋老师总是全力地提供帮助。同时，蒋老师作为国家战略科学家承担着重要的国家任务，有时找他开会，他回复“最近实在太忙，安排不了”。现在想来，我非

常愧疚，我跟蒋老师的沟通，只有工作，却没有提醒老师注意身体、注意休息。

工作之外，蒋老师还是我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的介绍人。刚回国的一天早上6点钟，蒋老师就打电话来，动员我加入民盟。起初，我并不了解民盟的历史，但看到身边的蒋老师和药物所许多优秀的老师都是盟员，我看着这些榜样便毫不犹豫地加入了。后来，我逐渐学习盟史，也到民盟中央看到历史上那么多杰出的盟员，不禁油然而感到自豪。去年，我们支部整理药物所盟史，想请蒋老师给我们讲讲老一辈杰出盟员的事迹，蒋老师说太忙了，下次跟我们讲。然而我们不曾想到，竟然再也听不到蒋老师跟我们讲这些故事了。

蒋老师乐于助人，不求回报。对我们的帮助常常我们都不知情，有时很多年后才从其他人口中得知，他经常这样默默地支持我们。蒋老师帮助过的有我们学生、有同行同事、也有种树的农民。

蒋老师就这样突然地离我们而去了，但他的品行就是一道光亮，一直照耀着我们，永不熄灭。